

# 小說的創作及活動

◎呂正惠

一九九七年台灣小說界的狀況，從總體趨勢來看，和前年類似，保真先生在九六年年鑑就小說所寫的一些總評，仍然可以沿用到去年。不過，在具體「事件」上，去年當然不同於前年。因此，我想先從事件談起，再回到總體趨勢，以避免和保真先生的總評有太多的重複。

## 「大事」

**「香爐」事件：**去年小說界最大的事件無疑要數李昂在聯合報副刊所發表的小說〈北港香爐人人插〉，以及其後所出版的同名小說集。由於〈北港香爐〉可能影射政治界的名人，引發新聞界競相報導，並產生一連串的爭論，最後以李昂小說集的暢銷而結束。

我們也許可以批評李昂擅於製造新聞、掌握賣點，但也不能否認，「性與政治」確實是當前台灣社會的一大核心問題。這裡涉及到女性主義、性泛濫、政治人物與性的關係、以及性與政治陰謀。我們不能不說，這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「現實」之一。遺憾的是，不論小說家、評論家、還是新聞界，大都把「香爐」當新聞來處理，而不是把它當「現實」來正視。

**朱天心的新作：**朱天心繼《我記得…

…》、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》之後，去年又出版了新的小說集《古都》，並理所當然的引起人們相當的矚目。不過，朱天心卻從前兩本小說集的處理政治、社會議題，「退」到個人的回顧與省思。

如果說，朱天心受迫於台灣的現實而不得不從個人的文學世界轉而面對政治、社會議題；那麼，她也可能因近年來的政治怪相而寧願回到個人內心世界，這是無可厚非的。只是，《古都》的文字實在太「濃密」了，不知道多少人有耐心讀得完。

**《香港三部曲》的完工：**近年來從香港回台灣居住的施叔青，終於在去年完成了《寂寞雲園》，使得計劃中的《香港三部曲》終於殺青。這無疑是一件大事，近年來的台灣文壇，似乎越來越少人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去完成一件「文學」上的大計劃了。

施叔青因香港「回歸」而選擇回台灣，但她把香港經驗寫成了「三部曲」，這多少有點「使命感」。台灣作家面對目前無以言說的局勢，以及將來不可測的「前途」，如果也有「使命感」，大概不可以寫「三部曲」罷。

**鄉土小說的新局面：**去年是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，人間出版社（陳映真）、

春風文教基金會（王拓）分別舉辦了紀念性的討論會，一時頗為熱鬧，但現在是否還存在著二十年前所提倡的「鄉土文學」，倒是有些令人惴惴。不過，我的學生（陳建忠、游勝冠）告訴我，從去年來看，鄉土小說頗有發展。他們舉出吳錦發、呂則之、舞鶴、王家祥等人，他們去年都有新作問世。其中，呂則之的《菊島三部曲》於去年出齊，而舞鶴則於去年獲得時報文學獎的推薦獎，一時都成了注目的焦點。

（附帶一提：張啓疆繼前年同時獲得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及散文首獎後，今年又得到聯合報文學獎的短篇小說首獎，也是一時的風雲人物。）

**「老作家」的復活：**五十多歲仍然可以是小說家的黃金時代，但很遺憾的是，六十年代成名的著名台灣小說家在他們的五十歲年代幾乎一片空白。不過還好，去年的景觀頗為令人興奮。首先，七等生出了新的小說集《思慕微微》，新聞上的報導及好評紛湧而至，可見讀者企盼之殷。也就在去年年底，王文興對外宣佈，他的《背海的人》第二部已經初步完成，這又增加了我們的希望。

已經回台定居的陳若曦去年在聯合報、中央日報、青年日報發表了四個短篇，由於分散各處，注意的人似乎不多。我們期待她再接再厲，早日結集出書。而鄭清文則「老當益壯」，細水長流，去年又在台灣日報上發表了五個短篇。他已於最近退休，我們當可預期未來會有更多佳作問世。

比以上諸位年輕許多的宋澤萊，停筆時間卻也不下於年長的一代。不過，他也終於打破沈默，開始在他主編的《台灣新文學》發表新作了。去年一年，也許是「老作家」經過長期探索，再度破繭而出的「開始」，我們這樣期待著。

### 「外來者」

對本土意識較為強烈的人來講，「外來者」一直是近十年來台灣文壇——特別是小說界的一大問題，這在去年又有引人注目的表現。中國時報的百萬元小說大獎，進入最後決審的是嚴歌苓的《人寰》和張貴興的《群象》，嚴歌苓是海外作家，而張貴興則來自馬來西亞（已決定在台灣居留）。聯合報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獎項頒給李晶、李盈合寫的《沈雪》，而二李是大陸作家。廣義來講，這些都是「外來者」。

長期以來「旅居」海外的作家只要在台灣發表作品，一般也都算是台灣的作家，譬如白先勇與張系國。但是，從早期的「留學」到近期的「移民」，這中間到



小說界的「外來者」 1997年小說作品中，張貴興、嚴歌苓、黃錦樹都有傑出的表現。

底有些差距，更何況早期的海外作家總還是以台灣為題材，而近期的卻常以海外華人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。不論怎麼說，「海外作家」將來恐怕越來越會成為「有問題」的討論對象。

大陸作家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開始可以參加台灣的文學獎，自此以後，歷屆不乏得獎者。老實講，大陸投稿參賽者稿件並不多，而且其人大多不是最優秀者。如果大量一流稿件湧進台灣，「外來者」的問題一定會更形嚴重。

至於「僑生」定居台灣，成為名符其實的台灣作家，也許根本不成「問題」。但巧合的是，「馬華」出身的張貴興這幾年來行情日漸上漲，而另一名馬華「新秀」黃錦樹又於八十四年得到時報短篇小說首獎，很可能成為「明日之星」。綜合起來，也就引起部份人士「側目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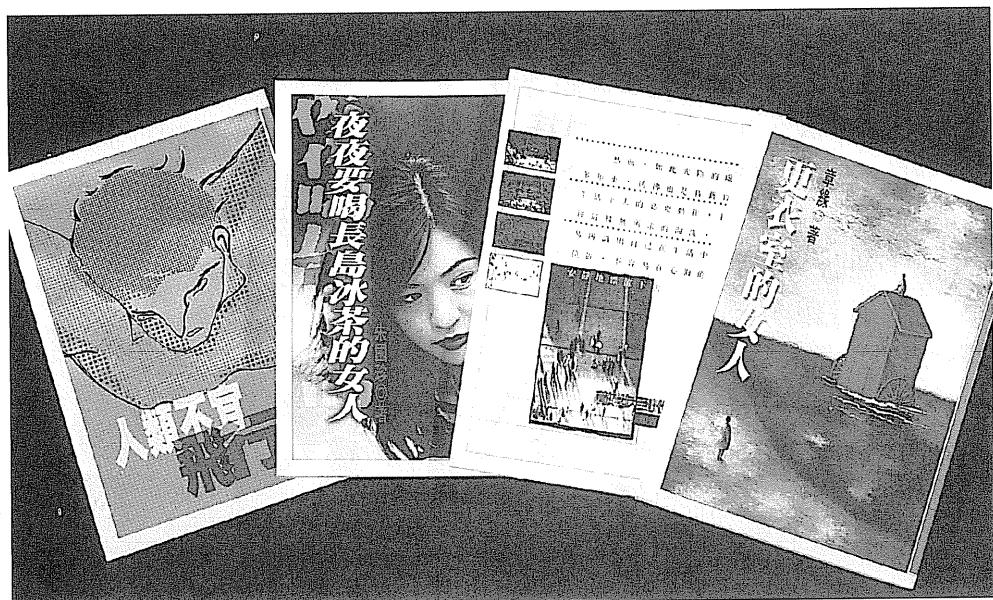
「外來者」的觀念，從政治上講，反映

了台灣處境的複雜性，不是短短幾句話能說得清楚的。不過，反過來說，如果台灣本身有「可以比肩」的作品，一般而言，評審並不會輕易把大獎項投給「外來者」（特別是大陸作家），譬如八十五年度的時報推薦獎，最後並沒有頒給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。因此，換個角度來考慮，「外來者」的問題是不是也部份反映了近十年來台灣文壇潛在的危機？

### 「新生代」

要談台灣小說界可能存在的危機，所謂的「新生代」也許是一個頗好的切入點。

八十年代中期以後，「後現代」的觀念逐漸影響到台灣小說界，譬如張大春和朱天心的作品都可以看到痕跡。所謂的「新生代」，大概是指：主要在「後現代」觀念影響下開始寫作的小說家，按我記憶



新生代小說 1997年《聯合文學》雜誌社出版的「新作家系列」小說集，頗受注目。

所及，這一名詞好像是用來指稱紀大偉、洪凌、黃錦樹等近年來成名的小說家的。其實，就最近幾年的變遷來看，「後現代」的觀念恐怕也已「過時」，應該予以廢棄，而改稱為「情慾文學」。

去年《聯合文學》雜誌社出了一套「新作家系列」小說集，現在列出較引人注意的幾本：賴香吟《散步到他方》、成英姝《人類不宜飛行》、朱國珍《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》、章緣《更衣室的女人》。從書名來看，都可以「猜」到，在這些小說裡，憑想像逃離現實是多麼重要的事，而在想像之中，「情色」又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成份。

「情色」、「情慾」想像之「極致」，去年出版的吳菟菱的《紅鶴夢》應該可以列入其中。在此書標題左邊，一行紅底上印了這樣的白色字體：「女性肉體・情慾的聖經」。本書八十章，每章只有一、兩頁，幾乎沒有一章沒有稀奇古怪的情慾描寫。我應該坦白的講，我讀了三十多頁就再也讀不下去了，而宋澤萊卻為其寫序大力吹揚，令我困惑不已。

同一個宋澤萊，保真去年寫年鑑小說總評時還引述過他的話，這一段話值得再引一次：「善變的、都會的、雜揉許多外來文化，就九〇年代而言，她傾向詭異奇情，她所討論的是婚姻、愛情、外遇、同性戀等議題。」宋澤萊原本只是批評兩報一刊（聯合文學）所刊載的作品，保真認為可以適用來說明台灣小說的一般趨勢。保真說：「這種以情色愛慾為主題的寫作趨勢，也許正是反映了當前台灣社會集體

視野日趨狹窄，作者對生命的體驗和眼界，在這個背景下變得越來越小，難以超越、提昇。」這些話我完全同意。

我曾和黃錦樹聊天，並戲稱他是「後現代」小說家，他並不領情，一副瞧不起「後現代」的樣子。他的意思是，他才不像後現代這麼狹窄。我想，如果只是情慾小說，那就更等而下之了。「外來者」（不論是那一種）的眼界無論如何要開闊一點。去年兩大報的長篇小說獎都落到「外來者」手中，也許「台灣」是可以自我反省一下的。

### 大眾小說

這一、兩年，皇冠出版社成立了一個大眾小說獎，其實，就去年而論，最有趣的「大眾小說」也許要數「星座小說」：萬象圖書出版了這樣一個系列，譬如，《雙魚座：愛情之中衆聲喧譁》、《雙子座：夜半蚊子聲》、《處女座：這個污穢的身體》、《天蠍座：巧克力天堂》、《水瓶座：放人的房子放愛的瓶子》等等。而圓神出版社則更乾脆的出了上下兩冊本的《十二星座十二種愛》。

至於大眾小說的大本營皇冠出版社，去年所出版的小說，我們只列舉一些名家之作：吳淡如《其實還是很在意》、苦苓《愛此為止》、張國立《愛你一萬年》、廖輝英《紅塵再續》、郭強生《情人上菜》、張曼娟《火宅之貓》等等。

我的困惑是：前面所提的後現代型的情慾小說和這些大眾小說，好像只有難易之分，在內容上好像難以區別。從書名來



星座小說 1997年的大眾小說中，  
以星座為題材的為數頗多。

看，我們的小說，似乎主要是寫給年輕女性來讀的。這些小說和近年來流行的「性解放」理論，實在是很好的互補，證明我們社會的「性」（特別是女性）問題越來越值得注意。

台灣小說讀者群的「狹窄化」，我在七、八年前就已注意到。其時鄉土文學逐漸沒落、政治熱潮日漸興起，男性藉參與政治來解決自我問題，而女性靠當時的「閨秀文學」來滿足現實之外的夢想。現在政治熱潮已過，男性的「出路」已「多元化起來，而女性隨著性意識的更加覺醒，「改造了舊日的閨秀文學，成了今日的「情色小說」和「情慾小說」，大概是

這個樣子的罷？

### 小說園地

如果留心到像吳淡如、苦苓、廖輝英、張曼娟這些頗有名氣的作家也願意為皇冠的大眾愛情小說創作，我們就可以想見當今台灣小說家尋找發表園地之困難了。

保真在去年的總評已提到小說發表園地之少：文學刊物鳳毛麟角、報紙副刊新聞化，「純文學」（特別是小說——因其篇幅較長）真有走投無路的悲慨。這些看法我都同意，但我想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。

去年台南縣與新竹市的文化中心，分別創立了「府城文學獎」與「竹塹文學獎」，開縣市政府成立文學獎之先河。而今年，除了由《明道文藝》主辦的「全國學生文學獎」，文建會撥出專款，交由各大學來輪流主辦「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」。這樣，就「識拔」文藝青年而言，現在已逐漸變成另一種機制，各大學有自己的文學獎，在這之上有一個大專文學獎；少數地方有自辦的文學獎，全台灣範圍有中國時報、聯合報、以及中央日報的文學獎。這也就是說，以前的小說新手，靠長期向副刊、雜誌投稿逐漸累積聲名，而今日的文壇新秀則幾乎完全靠文學獎出人頭地。據說，只要在重要的文學獎得到首獎，出書就不會成問題。

文學獎對初學寫作者的影響，恐怕需要評估。朱國珍在受訪時說，她第一次參加清華大學的文學獎，寫的是「鄉土小說」，敗給後現代書寫，只得第二名；第二年她便寫女性「身份認同」問題，果然得了第一名。我想，不只朱國珍如此，許多參賽者都會「懸想」評審的喜好，流行的風尚。其實，以我個人參與評審的經驗，大部份的評審雖有先天的好惡，但似乎並不喜歡題材老是一個樣。如果有人題材「不俗」，技巧又好，恐怕更容易「嶄

露頭角」。這就好像，大專聯考評閱作文，幾乎千篇一律，閱卷委員煩得要死，而學生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，真是徒呼奈何。

以年輕的寫作者而言，寫社會小說體驗不足，寫跟個人感情狀態有關的題材，即使出之以「後現代」，總有一點真感情。但如果要這樣長期寫下去，恐怕是會有問題的。以後只好任憑「幻想」，一發而不可收拾了。而剛好我們的出版風氣也偏嗜幻想，兩者相濟，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。

不論是愛情、還是性，日常生活中多的是，並不是不能寫。但是，現在一般人寫起來，總不是我們常看到、常感受到的那一類型。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？如何挽救呢？此事真是說來話長啊。

### 後記：

本文撰寫之前，先由我的學生陳建忠、廖淑芳、蘇敏逸幫忙查閱各報紙、各雜誌的小說及各出版社的書籍，向我提供訊息，再由我整理成文，在此必須感謝他們的協助。當然，這篇總評寫得極為辛苦，諸多不滿人意之處，這些都應由我來負責。